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六





新筭决科古今源流至論目錄

後集

閩川林駟德頌

卷之一

道學

格物之學

師道

友義

評文

韓文

卷之二

宰相臺諫

宰相兼樞

三省

參政

三司

侍從

兩制

卷之三

起居注

檢鼓院

運司

京兆尹

東南財賦

會計司

卷之四

東南旺氣

浙江潮

國論

國勢

君子

去小人

卷之五

內朝

班序

均任

省官

奏辟

流品

卷之六

敬臣

全功臣

吏責

諫諍

隱逸

文行

氣節

清和

卷之七

德運

世譜

世胄

姓氏

名諱

問望

卷之八

儲材

隆儒

抑奔競

排異端

經學

傳註

卷之九

史學

議詩

字文

字音

后德

齊家

卷之十

睦族

戚畹

勸農

戶口

民心

常平義倉

抑貢獻

廟祀

釋奠

新筴決科古今之源流至論目錄

後集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道學

後集

古者  
先道  
名

周衰  
有道  
名

孔孟  
之後  
死傳  
道

漢  
之  
本  
易

道學之說帝王以前無有也立我承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  
 之則斯時也吾道隱然於危微授受之間而道學之說不立遵王  
 之義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反無側斯時也吾道渾然於彝倫攸  
 叙之際而道學之說不聞故在上者惟知有道統之傳在下者惟  
 知有道化之盛人極以之立元化以之運世道以之清殆猶元氣  
 淪渾未散初莫知吾道為何物也自周轍不西皇極之主弗作而  
 吾道之脉已微天生素王出力興起繼以亞聖相為扶持懼賊亂  
 以簡嚴一字之春秋塞揚墨以明白七篇之仁義君臣父子之道  
 復立禮義忠信之教復興天地之運已息而復繼人物之倫幾亂  
 而後叙此孔孟有皇極之德無皇極之位所以有道學之名也嗚  
 呼天日常明宇宙常清天下而常有帝王正學而常有孔孟則符  
 契若合闕百聖而如一人統緒相承歷萬世而如一日柰一壞於  
 秦人之刑名而道之正學湮微再壞於漢人之黃老而道之正學  
 分裂大壞於梁陳隋唐寂滅之教而道之正學幾無餘澤噫可歎  
 也嘗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儒學之功也故其達於朝廷之上施諸  
 典章措諸政化則天下顯然享斯道之福及其隱於師友之間形  
 諸問答見諸著述則天下猶陰被斯道之澤至上無宗主下無扶  
 持而波蕩於異端之流則生民之禍始興矣韓昌黎謂軻之後不  
 得其傳信夫此伊川先生亦以為至論也歟韓文原道篇云道之  
傳之辨云云軻之後不得其傳又伊川云退之晚年為文堯以是  
所得甚多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雖然  
文不喪天道未墜地百世而下必有我師至于本朝濂溪浚其  
源伊各尊其流橫渠助其瀾指堯舜於夢寐之間授孔子孟於講論  
之頃景星鳳皇皇天下快觀太山北斗學者依歸故性理言其二氣  
五行動靜言其四時萬物誠論其元亨利正道論其中正仁義則  
發於通書之數篇通書性理命篇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  
大有定又動靜篇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太極四  
時運行萬物始終混芳闢方其无窮方又誠篇曰誠者聖人之  
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斯立焉  
純精至善者也元亨誠之通利正性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又道篇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無極而太  
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道為難知不守不行不窮耳無極而太

道卷

洛中李

漢李

程氏 李出 張氏 李得 伊

極大極而兩儀兩儀而五氣五氣而四時則見於太極之一圖  
圖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動而靜靜而動動而靜靜而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動而靜靜而動動而靜靜而動  
金土五氣順玉淵金井志慮高潔  
風霽月曾次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  
此濂溪之學本乎易之太極也  
別其所稟本然之殊伊川曰性相近此言相近孟子之性非言性之本  
也性之本則無不善所論心辨其曰虛曰實之異伊川則謂人謂  
明道性有善有不善所論心辨其曰虛曰實之異伊川則謂人謂  
於通者歸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  
理盡性伊川謂明道行狀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  
於窮理天下洒掃應對至於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暗室屋漏為  
謹獨之所語錄托興吟風充然有得見明道語錄詩可以興其自再  
也之意與此伊洛之學本乎中庸之誠然也伊川訂頑砭愚有亞  
聖性善養氣之論橫渠李堂右書訂頑左書訂愚東銘明道曰訂頑之

言極其正無雜揚中立曰兩銘言存不致用恐流於兼愛伊川曰  
養氣說同正蒙理密發前聖所未言之蘊論經又正義一書集正容  
也節凜若神明窮理盡性瑩如冰雪此橫渠之學又自禮法而入  
也節凜然嘗觀劉立之之言曰程氏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  
之理則知程氏之學出於濂溪也信矣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  
實錄伊川年十四五去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又觀游  
定夫之言曰張子厚少好言邊既而得聞程氏論議乃盡棄所學  
從事於道虛心求益懇懇不及則知張氏之學得於伊洛也信矣  
建安游酢曰明道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  
子論議乃謝其徒目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  
其師也簡以為一家故愚竊論之道學猶元氣也周流今古固有間  
斷風雨有晦其日月有薄蝕而此道不泯也世變有汙隆治道有  
興衰而此道終存也且涪陵之謫李禁甚嚴黨人至有五鬼之號  
吾道嘗一蝕矣

吾道嘗一蝕矣  
涪陵之謫李禁甚嚴黨人至有五鬼之號  
興衰而此道終存也且涪陵之謫李禁甚嚴黨人至有五鬼之號  
斷風雨有晦其日月有薄蝕而此道不泯也世變有汙隆治道有  
其師也簡以為一家故愚竊論之道學猶元氣也周流今古固有間  
子論議乃謝其徒目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  
建安游酢曰明道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  
從事於道虛心求益懇懇不及則知張氏之學得於伊洛也信矣  
定夫之言曰張子厚少好言邊既而得聞程氏論議乃盡棄所學  
實錄伊川年十四五去明道同受業於春陵周茂叔又觀游  
之理則知程氏之學出於濂溪也信矣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  
也節凜然嘗觀劉立之之言曰程氏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  
養氣說同正蒙理密發前聖所未言之蘊論經又正義一書集正容  
也節凜若神明窮理盡性瑩如冰雪此橫渠之學又自禮法而入  
言極其正無雜揚中立曰兩銘言存不致用恐流於兼愛伊川曰  
聖性善養氣之論橫渠李堂右書訂頑左書訂愚東銘明道曰訂頑之

五

吾道  
三缺  
而三

不願  
唱道  
之名

有正  
心誠  
意

意諫騰口開此以償恩歸而高宗中興召用門弟歸然如靈光

之獨立士夫不能無歎羨之嘆而正學幾晦而復彰夫奚害

胡安 諸及中興本末云建炎初故崇政殿說書河南程頤以道學為天

下 倡其門人高弟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與今徽猷閣待制

樂 湯時是日以時為工部侍郎年七十九矣及入對有言聖賢之

君 夫有本不以典章為務者以昌德在是故也尋詔時兼侍講是時

侍 御史馬伸皆得願之季安固宗安人給頌於人也濠梁之

役趙公求去或者有高視闊步之譏吾道嘗再蝕矣

趙 州上曰却賊之功尺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權乞去而趙公再

相汲引善類藹然於縉紳之間而正學幾微而復盛夫奚病

後 趙鼎既出補外童朱繼出時議其高視闊步以為行

吾道又嘗再蝕矣秦檜主和議不便趙鼎鼎出而慶元初年大儒設

教搥衣雲集屈致講惟吾教有光焉而正學幾墜而復振夫奚損

慶元初召周朱文公為侍 言而伊洛源流至今流衍益盛也噫以道傳學在士大夫固為有

功而以道名學在士大夫不能無過節義盛於漢而衰於漢清流

盛於唐而衰於唐道學之實隱然於真真之中是乃吾道之幸而

道學之名矯矯然表暴於世者非士君子之福何者止學與邪學

不兩立正人與邪人不兩用一消一長之間道學所由顯晦之機

也前日偽學之事可鑒矣吁可畏哉元城了翁曰願士大夫立此

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愚亦曰願士大夫傳道學之實不願

士大夫唱道學之名

格物之學

人皆學解牛吾獨得養生莊子人皆學舞劍吾獨得草書張翊此

格物之功用也至誠之未盡則鳶魚之不察機心之一露則鷗鳥

之不下此格物之本原也夫天地之間皆物也至粗者物之迹至

精者物之理用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非迹乎喬梓之

父子鴻鴈之兄弟非理乎當因其迹而求其理不當忘其理而泥

其迹也是學也必意誠心正而後可以明是理而私偽枯亡者不

可以明是理必知周見徹而後可以明是理而人慾蔽塞者不可

以明是理中庸言格物之妙本於誠意七篇所論備物者亦以反

身而誠者先之獨不觀聖門之學乎顏子感常山之鳥知東野之

格物之學



聖門諸子格物

關洛諸公格物

先正論有物

先正論有形之物

先正論無一物不格

馬悟也家語而不知是理得於心齋坐忘之頃曾子造舍瑟之趣

托浴沂之樂妙也論語蓋詠歌而歸天真默悟非可以迹求之粵

自亦壇迹熄槐市響絕後之所謂格者不累於物則離於物寥寥

千載能續曾顏之學者惟我朝關洛諸公有得焉嘗攷諸君子

之學有知者固格之而無知者亦格也有形者固造之而無形者

亦造也探其原溯其蘊蓋自誠敬得之伊洛之學尸居而龍見淵

默而雷聲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關中之學下學而上達

文章而天性以正容謹節為本以窮理盡性為用之君子者燭理

既融見理已到一性澄徹萬善昭融以之格物何物非我以之明

理何理非天蠹而鳥獸塊而金石幽而造化悉歸吾性分之中自

今觀之見鳥集而知機心之不生非妄也即傷弓飛鳥見曲高舉

之意耳伊川指庭下羣雀日地上之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故去

遺下則便集聞驢鳴而知己意之自若非誕也即鼓琴得趣六馬

仰秣之旨耳周茂叔意前草不除問之云古自家中孚一感可及

豚魚信乎狗有吠暑之靈非也伊川曰犬吠暑人此傳有物隨之春燕

秋鴻各隨寒暑信乎雉為盛陽之物伊川曰雉尾短故極此有知

之物固易知也若夫有生而無知有形而不動者亦明之吳江楓

葉秋古人固以物而知時而今觀梅枝而知乾坤者信矣早梅冬

發於冬寒城菊自花前賢詠其物之有操而今謂草木之有怒心者信矣

有問明道曰如何謂之怒心曰充廣得去為怒心如何是充廣得

去曰天地變化草木繁充廣不去如何曰天地開闢賢人驚又社

註此有形之物亦易知也至於無形之可觀無迹之可驗運於茫

昧者亦知之一氣升降未易管蠡今觀石壇之潤而探天地升降

之妙若迂矣然礎石之迹一潤而在天之雨必至非為迂也程

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地如粗而指陰陽消長之義若怪矣然豐山之鍾方鳴而霜降之候已

應非為怪也程先生見火邊湯瓶指格物至是信無一物之不

格也噫論關洛格物之學不先求其正心誠意窮理盡性之妙而

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為所格在是亦不足語大學之道

或問伊川格物須是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

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習既久然後曉然自有貫通如

師道

孔子有補於世

漢儒不能守師道

唐儒不能尊師

愚嘗退而靜思士君子以身立天地間其不可負不可慢者二曰

君曰父而師與焉夫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地而靈於萬物

不至於斷喪廢滅擯棄彫落是誰之力歟富貴安佚我者君也

有覆護我者父也而誘掖訓導啓迪成就我者師也人能忠而君

孝而父此固職分之常苟棄所學倍其師將何自立於俯仰間乎

昔者孔子以布衣匹夫而衣冠禮樂足以師表一世其門人弟子

不遠數千里而從之雖飢寒流落擯於死而不去寧從陳蔡之厄

而不忍棄絃歌之誨寧馭康人之圍而不敢叛聖門之教論語

有漢兵之圍魯共王之難而詩書金石之聲不敢忘也漢兵與魯共

序噫此其有補於世教豈淺淺哉木鐸響絕杏壇迹蕪師道之不

絕也如綫授子夏之學者虛無其說細子傳孫卿之業者刑名其

家李斯操戈入室幾百年于茲矣蓋可嘆也漢之諸儒爭開戶牖

往往有自棄之心唐之諸儒吠噬狂走易有厭薄之見方漢家蠹

簡有所師承守穀梁者不敢從左氏劉歆習韓詩者不

敢尚齊魯儒林傳非不守師教也然劉歆受學方進矛盾庭其

視左氏春秋之學謂何本傳林吉從師周堪失身匪人其視夏侯

尚書之學安在儒林傳嗚呼習羿之藝彎弓反射漢儒何忍哉方

唐家崇尚儒術願承模楷從武公之教者升堂而游抱琴而歌韓

尊師道也然昌黎一代山斗百川東之且不能保籍湜之不叛韓

簡書子厚衡湘以南皆師之至若章中立一書恐恐然群怪聚罵

之譏柳文又若章中立論師道書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報韓

道不可一日不存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師也為前聖繼

絕學為天下開太平者師也不然河汾王氏師友講習而能開三

百載之唐者師亦何負於人耶一時從遊謀如房斷如杜直如魏

智如李方布衣窮悴之時直期以公輔之器異時以論諫稱以征

伐顯以輔贊彌縫者稽其夙志無不酬然文中孔孟而下而能得

河汾  
得友  
原

安定  
醇厚  
和易

康節  
之不  
授

師友淵源者河汾一人而已此師道不可一日不存也得洙泗之

源流接河汾之支流吾於先正諸公有望焉安定之在湖以體用

學也家塾記安定先生胡瑗慶曆中教齊蘇湖間東脩第以數

學也星法孫復守明復後居太山自周而程自程而張又以性理

之學也張敬夫初堂記周敦頤字茂叔起於遠方超然自得本

書史傳其用則澤潤生民歸于皇極凡從而學者其醇厚和易之

氣望之可知周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有君臣父子仁義禮樂

也詩書史傳了集文也而措之天下用也累朝取士不以體用

為本而尚辭華之詞足以風俗偷薄當元明道間明體用之

李校諸生始自鄭湖終于入李出其門者元憲二千餘人李者明

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章李不可勝數又聞見錄安元教人

伊川曰月從安定先生李者其道德賢材後為歌詠歐陽脩詩曰

道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棟梁棟極口稱美棟梁棟極口稱美

之淵篤孫覿之純明純仁之直温見上藹然為一代之盛此東南

諸生皆能明體適用無愧於安定之門也康節先生先天易數以

發乾坤之蘊康節傳李規皇極經世以續彝倫之傳陳確曰先天

一日陳博李易以數李授修伯長脩衛之學者捨學而學張門人

化章王厚欲傳其學而不之許章子厚許先生其德不賢者服其

耶和叔欲傳其學而亦不之許耶和叔從康節許多言語且當虛

先生也太山先生不感傳注不為由說自著尊王發微之書道德

高邁而李丞相孔給事皆尊事之歐公撰墓誌先生少年進士不

王發微魯多李者其尤賢而有道者不介自介而不介以弟子事

生坐則立升降拜起則扶之乃其性謙也亦然一時學者如石守

天山 之愈 尊愈 嚴 濂溪 超然 自得 伊川 春風 和氣 蘇渠 李若 指南

伊川 門人 皆字 義

道張洞蓋魯人之所尚北面授經講問不怠親執杖屨從容左右

於是學者知有師弟子之禮道純德備深於若此守道率張洞此

尊而師友之分愈嚴也至若濂溪太極一圖洞窺秘奧通書數篇

萬世所宗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超然自得本乎易之道中庸

之誠而游濂溪之門者則有一程諸君子焉見程氏春風和氣使

人愛慕門外立雪氣象森嚴仲良云朱公撥見明道歸語人曰

敬而游程氏之門者則有如游如揚如張如馬焉張思叔曰馬時中

蘇李明焉張子厚學季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季明道曰今之

之沮無以知孟氏諸身尊師之篤不觀黨禍之慘無以知伊川門

人薰德之久方黨事之起也根連株繫禍發如矢而張繹屹然砥

柱甘心溝壑而不變張繹字思叔伊川婦自始陵思叔始見其

寒不改至執贄十反而不已馬仲字時中宗寧初元在李有禁仰

道其人也見上進士可棄而元祐之學不可議則尹焞其人也焞

明至今談伊川之學者歛衽起敬誦伊川之誨者書紳自守是雖

先生善淑之教亦諸君子固守之誠也若夫王安石從師濂溪而

新經等作與向時所學大戾新法大戾濂溪之教郭忠孝授經

伊川黨事叛去至死不相往來崇寧初元祐李有禁奸人用事出

生之門雖素從游者以趨利叛去郭忠孝自噫長者絕子乎子絕

長者也此在聖門鳴鼓而攻之不暇尚足與語此哉

友義

觀昌黎誌子厚之碑則知朋友相與之義不容變韓文公志子厚墓誌云子厚與山

友相規之義不苟同漢中傳意伐木須友以成民德至于歸厚谷風

朋友之道絕天下至於俗薄以世道升降觀之則朋友之義亦大

矣夫所謂相與之義非結綬彈冠相慶也非平居笑語詡詡也利

害不移貧富不變生死禍福不敢易其志程嬰杵臼全趙孤於辛

苦之中左傳張儉李篤脫黨禍於危疑之頃者是矣東漢張儉傳不

然杯酒論交傾倒肺腑少臨利害若不相識獲滿於炙手可熱之

時羅設於一貧一賤之日鄰生賣友耳餘交兵本傳此市井賤丈

夫之所為其視朋友相與之義果謂何耶夫所謂相規之義非怨

已而攻人也非植黨而激變也學雖同而不可不切瑳情雖字而

不容不各盡所見勅朴平智不害為交歡之約漢周巡戰遠守不

失為相戮力之親者是矣唐書不然舉坐稱善徒示貌親同聲讚

美惟恐嗔情有濟水相害之私無推車協濟之意東都黨錮東漢

傳唐入分朋唐牛僧孺抵為昵昵相狎之情其視朋友相規之義果

謂何耶大抵握手論心道義相許不盡其所以共患難同甘苦之

變此固不足為先施之信苟為國辦事捨公從私以附麗雷同者

相勉豈情之真愛之篤哉亦嘗觀先正數君子矣張冠布衣交也

寇公雖貴而忠定面折畧不少怨此不以富貴易其心布衣交也

寇公兄事之也常而折不少怨雖貴不以富貴易其心布衣交也

至不李元術笑韓李莫逆交也韓公既仕而李公相從不忍少離

此不以窮達變其節韓億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

載酒祖餞留語數夕禍福果足動乎仲淹既士夫畏吏簡少月送

大年補外正人言下石之際士夫首鼠

無有下者而王曾面排謗議賡詠詩什危疑果足累乎楊文公因

朋友相規之義

先相之堅

翟之行王正公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賜醫醫院而言事者雖効不  
已卒以亞卿分司上嘗語輔臣曰揚億好誇時政王公曰揚億文  
人功前因思若輩語過常則恐有之至於誇詞臣保其不為也王  
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思其端乃因中書為宿覽文公近詩而古趙  
文蔚諸時賢繼相七知之鄒浩言事而去也田畫毅然切責願無  
以此舉自滿其贈之厚矣言行錄雖然此未足為  
為人書銘特書碑以助其乏其愛之至矣言行錄雖然此未足為  
待之之深也平居相處則稱美之不暇為國論事則廷爭而無私

長編慶曆五年歐陽脩言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  
宏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  
性各不同雖皆歸於忠而所見各異故杜衍欲深罪滕宗元仲  
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言契丹  
必不來至如尹洙亦另仲淹之黨及爭水洛成事韓琦則是尹洙  
而并非列遠仲淹則是列遠而非尹洙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乎  
日問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論事則公言并爭而上前爭事各  
無私杜衍其得忠臣有不和之節而議為朋黨誣矣

持異議以自騁下殿相善不失和氣而如故此則可重也魏泰別  
錄韓忠  
誠公言慶曆中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  
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二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  
於車可行而氣和是故君實景仁異姓兄弟耳鍾律一事終身相非  
已不為已也

公社公世指為朋黨耳舉兵一事彼此異見杜衍墓誌邊將欲大  
肆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異向同者韓  
公社公世指為朋黨耳舉兵一事彼此異見

也甫非咈沫正愛沫也孫甫墓誌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涇州部  
也甫非咈沫正愛沫也水洛之城議及尹洙沫孫甫所善  
可聖社公以為不可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大戰河外  
又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  
冊卒不來二大皆世俗指以為為

公所契也東坡非戾温公正厚温公也蘇軾謂司馬光曰差役免  
也公所契也東坡非戾温公正厚温公也差役之害言咈温公東坡温  
公所得緣為奸又曰室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眾而貪吏得  
欲宥宗諒仲淹曰可杜公曰不可不曰杜公仲淹之所愛南豐雜  
嘗家居石介過之曰富公言勝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罪杜公  
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溥其罪曰不然  
則仲淹請去此二欲宥仲約仲淹曰可富公曰不可不曰仲淹富  
公之所黨龍川志高郵知軍鼎仲約迎勞劫盜張海富弼在樞府  
人出指為朋黨也

其相處也如昵其論事也如爭諸公豈為面朋哉夫何荆公處友  
不端也陳升之荆公推轂矣既登揆席忍為操戈之計長編陳升  
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務變更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以欲  
為自潔例司直奏行安石深德之故推升之先使為相既登相後  
於條例司遂不復開預安石始判呂惠卿荆公愛友矣既入參職遂肆驁  
石大怨於是二人始判

弓之巧安石復入凡可以害安石者既不用其智此小人之棄節  
不端也陳升之荆公推轂矣既登揆席忍為操戈之計長編陳升  
以取富貴安石用事務變更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以欲  
為自潔例司直奏行安石深德之故推升之先使為相既登相後  
於條例司遂不復開預安石始判呂惠卿荆公愛友矣既入參職遂肆驁  
石大怨於是二人始判

弓之巧安石復入凡可以害安石者既不用其智此小人之棄節

荆公  
不容  
規入相

論離  
騷與  
歸去  
來評

評文  
失

背義得罪於荆公固多矣然荆公所以失相處之義亦其無相規  
之理故也何者人莫患乎好人同己也同己之心一勝則勢利之  
友日親而理義之交日踈規正之論不聞而諛佞之言愈密反覆  
之禍諸賢已先知之荆公也後六年惠卿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  
卿所為程明道與荆公同學於濂溪也以不樂新法而絕程明道  
不為所動濂溪之害不測也韓維與荆公同受薦於文潞公  
道以不合新法而踈韓維與荆公同受薦於文潞公  
也韓維行狀女石用事極韓維與荆公同受薦於文潞公  
論新法不便不報乞補外鄭俠師事於荆公新法神宗為罷青  
免錢景諶素交於荆公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為外官  
論新法終身相棄司馬君實素厚於荆公及荆公用事行新法君  
實主荆公書介甫從政其年天下惡介甫劉道原雅善於荆公  
若此則毀尤所不至其獨知其不然云云  
紀年序上介甫去道原自有其深愛其才照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  
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及已獻可得罪知  
鄧州道原性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一議新法屏迹  
不思因循備陳所更法令介甫大怒遂去之絕  
不容荆公之苟同如此安得不蹈小人之計耶晚年謂其姪防曰  
吾昔好交遊甚多皆以國事相絕欲下筆作書相問長歎而止意

評文

若有所愧意荆公之悔亦晚矣聞見錄田書承君云荆公嘗謂其  
事用絕公居開復欲作書相問防折然為設筆案尚論處友之  
上公受欲下筆作書相問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  
道知相處不容變之心又知相規不苟同之理庶無愧於前脩云

**屈原之離騷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態讀之令人激切生中憤心**  
**許體也或者至有露才揚已之譏**荆公之翰批騷經若驚濤駭浪而  
不得伸若若溫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若明星皎月  
雲漢激滂而不得出又與荆公同原作騷露才揚已  
去來有閑鷗立海之狀讀之令人清灑忘名利心佳製也或者有  
以賦為辭之議前輩謂陶淵明如野鶴任風開  
鳴呼為文之難如  
此而况於論文者乎夫自六經不作之後騷人墨客雄才健筆馳  
價於翰墨之場者不知其幾固難以一二數姑即文選文粹之所  
去取者而評議之信矣夫論文之難也且擷華掇菁而為選蕭統  
之用工多矣然西漢之文不取仲舒之三策而取楊雄之美新何  
見也見漢史重仲舒傳又文選去疵取醇而為粹姚鉉之着意勞矣然李唐之  
文不取昌黎之碑而取段文昌之碑何識也  
西碑多載裝庭文事時

文選  
不足  
信

評本  
朝諸  
公之  
文

先正  
論切  
切

先入蔡李想功第一想不平之忍令磨愈文命翰林李士段文昌  
撰故李義山詩曰帝曰汝度功第一抄從事愈自為碎而詩重  
喻者少說之天子言其私又東坡嘗於邸堂間見一詩云惟西  
以德冠古唐史部文章日月光下載謝碑人膾炙不知山自段文  
昌又姚紹文粹只 噫選粹之失豈止於此耶編司馬長御賦上  
林而不知繆言盧橘夏熟編揚子雲賦甘泉而不知安用玉植青  
葱羽獵托諷之詞子虛奏雅之篇而反雜於長門熱信之語選果  
足信乎人太冲二都賦序云相如賦上林而林盧橘夏熟揚雄賦  
西京而林盧橘若其言无 述王摩詰老將行而不辨指天幸不敗  
為衛青之謬述李長吉鷹門行而不指黑雲壓城續以甲光向日  
之矢道士吳筠之著游仙釋子蘭之作長城窟而亦溷李杜元白  
之集粹果可取乎並文 噫二代之文至漢復起西漢之文至唐復  
振一去一取且無定見况江左諸子紛紛之筆歟嗚呼有領士之  
高識庶能知李華吊古戰場文華傳無歐陽公之巨眼而昌黎文  
集終為類壁敵篋之物歐陽公韓文後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  
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 信矣夫論文之難  
也天開我宋鉅工彬彬一洗萬古日月爭光故有為二百年來文

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之詩者孫何与丁謂齊名王禹偁有詩曰  
丁子今便合數修中 有為管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  
詠者子固之詩云山川旺氣化入文章噫盛哉有如王黃州之恪  
孫泰山之義石徂徠之厲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蘇文安之道  
李旰江之銳宋常山之峻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  
整蘇東坡之浩蘇穎濱之通李淇水之宏陳後山之濬黃豫章之  
理秦淮海之煥臯濟北之舒張譙國之婉張石室之俊筆勢駸駸  
與周漢軋是豈區區模倣者之所能及哉然考其評議觀其取子  
往往有劔佩相笑之見夫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平生最得意者而  
秦少游以為用賦體東坡云永叔作醉翁亭記其辭賦易蓋賦云  
詠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書記退之又不能  
為西晉辭身計此又大妄也陳後山云退之作記其事尔今之  
醉翁亭記亦秦少游謂 范文正岳陽樓記世稱曰佳作者而尹師魯  
以為傳奇體後山詩話云范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累此  
以爲傳奇體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詩體耳傳奇唐裴琬所著  
小 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張伯玉終不愜意曾子固初為太平州  
曾子固之記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騰藁六十七終不愜伯玉之



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陳鐸之批  
答魯仲明謂非詔語魯仲明論陳鐸批王荆公以東坡醉白堂記

為韓白優劣論蘇公以王金陵處州學記為學校策蘇文噫稱贊  
之意不足而正救之辭有餘諸公非相短也正所以相切磋也不

然柳子厚素稱韓之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暇至論  
韓碑議其有帽子之習諸公之見非韓柳之見歟柳文集讀韓愈

詩沈存中喜其識趣可尚章子厚譏其識趣最淺詩史云沈存中

魯直稱其靈丹一粒揚大年薄其為村夫子魯直詩

為舊物萬世所尊而蘇穎濱乃譏之歐公書韓文後云云余家藏

蘇東坡晚年最愛以碑文絕妙今古而歐公乃薄之蘇東坡晚年

嘗稱迂之史其與善隱而彰其懲惡直而寬至其子穎濱作古史  
以糾其失諸公之見非蘇氏父子之見歟老泉文其善也

先輩文不逮先輩亦效先輩雖黃之口皆其氣習不渾厚而輕躁  
者之為乎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筆語未有駱  
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則吾豈敢

昔歐公之跋昌黎文集也曰予少得韓文於穎壁敝篋間閱之可  
愛方舉進士未暇盡力後官洛陽與尹師魯出所藏而補綴之而

韓文遂行于世噫歐公用力也久矣歐公書韓文後曰余少家漢

韓文

韓文

韓文

韓文

為兒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篋貯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昌黎先生文集六卷銑落顛倒无次序因乞李氏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推傳然余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而无涯若可愛余方幸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一有七試下用為有司所踴躍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李若當至於此而止且後七年幸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嘗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捕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之故華華傳舊所不傳而歐公錄之洪興祖注曰下邵華華傳召大顛書舊所不載而歐公辨之慶曆丁亥江西表涉世弼得此書疑因之滁州諸歐十四年刻在朝陽靈山寺東坡又云也支撰之作詩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所未論而歐公始評之工於用韻得者非韓不學學韓者非歐不師蘇公謂歐陽今之韓愈信夫序歐陽之子天下尊之日歐陽子今之韓愈也鳴呼昌黎之文龍翔鳳躍日光玉潔出入周孔凌駕卿雲千態萬狀道德仁義之言炳如也然毛穎一傳舊史譏之則公之文在唐而未著舊唐書云愈作毛情此文草之甚夥者矣洪興祖曰唐史所見如此罕有識者伯長所驚經年不售則公之文在國初而未顯穆伯長有韓柳集錄板人於京師經年无售者不有歐陽氏其孰為古文之唱歟其孰繼昌黎之躅歟自是而後如蘇如曾如王如朱諸君子繼唱迭和追逐前脩盛矣哉愚嘗觀公之文矣讀聖德詩而知其文辭雅正與周雅爭光讀城南聯句而知其辭氣豪放雖累千百千而不困故東坡謂寄盤谷子二章不減杜子美東坡曰退之尋李杜若盧郎中雲夫寄不送盤谷子詩二章獨不減杜子美曾直謂南溪始泛三首有詩人句律之深意曾直於退之最愛南溪始泛三首以為公之絕筆於此則公之詩可知也讀平淮西碑氣象宏富得相如體讀曹成王碑語句簡古得子雲體洪興祖曰嘗見一士人云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南山詩理法法劉向也凡為文字字故孫覺誰准西碑其叙如書銘如詩後謂退之准西碑叙如書銘如詩臨川謂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二銘尤奇如王適張徹尤奇也則公之碑若銘可見也原道二篇扶持名教與軻書相表裏進學解師說等作精粹入道理不下劉向及質之前輩伊川謂如軻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伊川云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如軻之而得之後不得其傳之語非蹈襲空虛而得之小宋謂送窮文進學解皆古人意思未到則公之雜文皆周情孔思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

碑文

李原歸盤谷片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篇而已

取者公之

取者公之

李原歸盤谷片東坡以唐無文章惟此一篇而已東坡云歐陽公言晉先文章惟此一篇而已

於莊周寓言為怪子以為子虛烏有之此其說出於莊周寓言

鳴呼斯文也振八代之衰濟天下之溺回狂瀾以挽異端之趨吹

死灰以彰六經之學蓋名教中一砥柱固非後學測其涯涘姑即

先正之所評論之所嘉歎以叙其一二焉耳然孔孟經學不行於

春秋戰國而行於後世昌黎文集不顯於李唐而顯於我朝噫

有以夫然嘗論之韓公得歐公而唱得諸公而和固為斯文之幸

然淺學者見卑識陋輕議妄改好事者托名亂真求售其文斯文

又何不幸耶聽穎師彈琴一詩蓋奇作也或者妄托文忠公以此

為聽琵琶之詩既議韓公又誣歐陽洪興祖曰歐公以聽琵琶詩東坡嘗作

聽琴詩恨文中心公不及見一二公之論以未火然祭柳子厚文蓋精語也或者妄以表表愈

偉之句改為表奏洪興祖曰退之文章多為流俗庸人妄改如祭

嗟夫胷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甫詩况公之文淺學者其可輕議

乎前論云直諫表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非指寔已不免前輩之論

刑材東齋曰直諫表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非指寔已不免前輩之論

也直諫表論顧威狀言不成文事非指寔已不免前輩之論

激而云谷劉秀才論史書云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

評公少文

評公晚文

賦文珍閣寺識者羞稱外集送許州監軍今縱浮屠名教所斥又

乃公意自不欲存於世者故漢集中不收之李漢文集

他所作又有可言者蓋少年識見一昌黎也潮州貶還又一昌黎

也黃山谷嘗曰公之文自潮州還有不待繩削而自合者則公之

老作為自然也韓公年譜云嘗自云退之自潮州伊川亦曰退之晚

年為文所得甚多則以公之晚作為有所見也見彼上賈滑州書

方年一十二韓公年譜上賈滑州書云愈年二十二讀書李文

而薦薛公達書殆又始冠之歲年譜正元四年戊辰張建封

於建封云河東薛公達年二十一有六按公達墓誌云元和四年

見集中通解擇言解鄩人對三篇亦皆少時所作洪興祖曰通解

詩益悽惋人以為江山之助張說傳說為文屬思精北長於碑誌

謂得江杜工部自夔州後所著篇什皆不待斧斤而自合杜甫詩

輔創賦并官去客秦州流落劍南夔柳子厚南遷後作曹溪南嶽

諸碑妙絕古今東坡稱嘆不能自已者柳宗元年譜東坡居士云

絕古今然則論韓文之文安敢以少年所作為公之累耶

新箋决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一

後集

新纂決科源流古今至論卷之二

三省

後集

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左右僕射唐亦除尚書令以僕射為尚書省自長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二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統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納之命則唐與本朝也

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漢選貴游充為加官掌侍左右分典

服物宋百官志曰侍中中書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相奏事故謂之侍中又按通典漢侍中為加官得入禁中分掌東

殿服物云云貴子嚴助詞臣得備顧問本傳安國名儒特掌唾孟

弟至宋百官志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所掌唾孟朝拜榮之其微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

府屬之職晚年倦政游是後庭遂置中書俾領章奏武帝初用宦

者成帝懲用士人其欲輕其權也通典其所置中書之名因武帝

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蠶室至賤之人通掌圖

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六典云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於

書尚者主也又云武帝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中書遂罷其

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武帝罷中書秦時以善射者掌事謂之僕射

乃謂者冗從之徒後置尚書雖優此官而任猶輕焉此三省之職

起於秦漢然也通典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初皆有之古

東都事權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萬機令則總領紀

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相馬溫公文按西漢以丞

左丞劉放為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為中書令職重情親專掌機要

而中書之任始重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

事也又司馬溫公文及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

常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入侍帷幄出擁華蓋秘紹為

侍中身得秉輿褚翼為侍中面叱峻兵於是中書之權分而門下

機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

重門東晉

下之機

官秦漢

唐始  
置參  
知政  
事與  
平章  
三品

國初  
三省  
合為  
一

蔡公  
確權  
重右  
相

之機重矣司馬溫公又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主之  
侍中曹植贈蔡詩曰戴蟬珥貂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又通典曰曰尚書於晉武帝為侍中能答庭頭之義始於晉  
惠帝為侍中以身捍衛帝側諸翼為侍中抱天子以此三省之任  
此蘇峻兵鋒難為侍中出投義兵事竟為峻所害

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隆及南北大抵循襲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  
為宰相命太宗為尚書令封德彝為中書令高士廉為侍中後以  
太宗嘗為尚書令故以僕射為侍中中書令為宰相如武德間以  
裴寂德彝為左右僕射正觀初以蕭瑀無忌為左右僕射皆為宰

相之職其制可見也唐宰相表武德元年六月甲戌封德彝  
兼中書令九年七月辛卯高士廉為侍中又表四年四月寂為左  
僕射九年德彝為右僕射又正觀元年蕭瑀為尚書左僕射長  
孫元忌為尚書右僕射  
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參預故有參議朝政參知政

事之名唐百官志太宗時以杜預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謩以  
書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  
比宰相也  
又其後或加平章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帶之惟侍中  
中書令則否故有平章同品之名同上正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  
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  
戰源自尚書令闕二僕射為宰相及正觀末除然唐為此號者蓋  
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等名

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  
勢不可復分也 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在  
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  
官而摠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

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 國朝之制名曰治唐而實異於唐  
歐陽修國朝公唐制凡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真拜侍  
中者不復言平章事累朝因仍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  
僕射不與政皆為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  
又皇朝元輔  
表建隆元年范質侍中與國六年九月趙普同兼侍中乾興元  
年丁謂馮拯並侍中治平四年神宗即位正  
元豐正名三省並建  
分職設局如貫繩然愚所深惜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

三蓋不可不論且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  
不與聞蓋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  
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

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元豐五年詔自今事並由中書  
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

臣有言中書獨取旨事權太重上曰三省皆中書所統也初王珪蔡確力贊改  
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於此糾紛統也

官制確先說其曰公又居相位必拜中書令故珪不疑一日准密  
 言三省長官位高不須設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爲然確獨專政柄凡除吏珪不與聞中  
 書侍郎各主兩省事上以爲然確獨專政柄凡除吏珪不與聞中  
 大事出門下其出中書又具以尚書王女禮不與聞中書侍郎  
 政畏多門要當歸一臣謂事無巨細皆於中書奉於下尚書行  
 之則善矣從之又放議官制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貳之二省  
 取古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之職別置侍郎以貳之二省  
 兼矣然僕射尚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郎亦出者出令之  
 我既身行尚又省而覆之乎方其進擬門下侍郎亦出者出令之  
 奉行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殆或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  
 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殆或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  
 左相必送中書右相或持不上左相無如之何中書侍郎進門下  
 侍郎雖名爲進

自只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皆協力著神  
 道碑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  
 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共力以修政事乞  
 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  
 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韓縝爲右僕射其猶子以避親改授起  
 事及其基諫章疏同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  
 進擬不專屬中書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  
 子厚懼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  
 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  
 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

也紹聖元年章博左僕射當時有言元祐擅更三省分班奏事之  
 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三年李清臣爲中  
 書侍郎言官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施行日近尚書侵奪中  
 事而合送中書者更不送中書便將上取旨伏望下又有甚者京  
 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自以太師  
 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執大臣皆居其下益肆其無忌憚之心噫  
 可歎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弊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大觀二  
 左僕射獨相政和六年改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五月京以太師  
 楚國公領三省事三日一至都堂元輔表又蔡條因史補政和  
 廢尚書令侍中中書令改爲左輔右弼未始除按左嗟夫右相偏  
 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京爲太師兼領三省號爲公相云嗟夫右相偏  
 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見左相偏重之弊李清臣非  
 不辨之辨之卒不能至公相專恣之弊宣和詔令非不言之罷而或  
 以爲噤臍之悔宣和七年詔令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理三省衆  
 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換領三省餘見上甚至紹興權臣切之秦檜紹興十開  
 禧權臣又切之識者蓋爲浩歎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  
 之令典也乾道八年改左右丞相今日宜率由之以爲萬世家法

云

宰相兼樞

周之將相

後之將相不相屬

宋朝以宰相兼樞

呂端招

周公冢宰出征東山詩畢公為公兼任司馬書嗟夫軍旅之事非

縉紳之所當預將帥之權非廟堂之所可侵而周人必使兼統不

曰侵官何耶蓋出征重寄也握兵大權也身為大臣不得與知則

渙散不通彼此不相濟其弊豈勝言哉嘗以周之六官攷之冢

宰所以掌邦治統百官也司馬所以統六卿平邦國也二卿適相

等耳至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噫先王之為慮也遠

矣故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命書顧程伯出師若

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詩於分之中而有合是理存於判然

不相屬之際而有貫通之意寓此周人所以為良法歟自廉藺立

敵而將相之職分田兵爭功而軍國之權偏通鑑魏置相田文曰請

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日將三軍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

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魏實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曰三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

又簡相如輔趙王歸國以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

為趙將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

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疾不欲爭列而出而望見

羈引車避匿其舍人告以爲相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

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驍

勇豈廉將軍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亦更秦

語兩人存也今相如虎共關勢不俱生廉頗聞之至門謝罪亦更秦

歷漢官制益紊諸呂兆篡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驩太

尉而左袒之功僅濟漢書周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敬至不敢

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

於掌兵之將况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

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自朝廷而言則曰軍國而軍先於國

自士夫而言則曰將相而將先於相古人事權一切倒置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兩不相通而天下之事紊矣我太祖肇造區夏削

平僭偽范質趙普皆以宰相兼樞筦之柄皇朝元輔表建隆元年

樞密使趙普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乳德二年正月家法相傳至今不

易故時方有事則參議機謀之秘時方無事則各任兵民之寄

太宗朝獲繼迂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

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養視招徠繼迂

果動九重撫髀之嘆保安軍獲李繼迂母見時寇準為樞使口口端



冠準  
請親  
征澶  
淵

慶曆  
間宰  
樞相兼

建紹  
紹興  
間宰  
樞相兼

中書  
樞密  
不通  
知

樞密院之職端不敢去若軍國大計端備而宰相不可不以莫之  
知也準以舊制廷母告端曰君何以如此準曰準欲斬以戒凶逆  
端曰此非計之得也端將覆奏之即具奏曰陛下今日殺繼遷  
之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後徒損怨讎益堅其殺心耳以臣之愚謂  
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真宗朝契丹寇邊之舉非細  
故也而真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須本

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筆答之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景德元  
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志惟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  
中書摺文又武大政号今之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見性性別具機  
也未幾契丹犯澶淵宰相寇準力生親征之議果契丹請和當是  
時也二府雖有同議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間西事方興因

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康定元年詔樞密院自今邊  
參議之即不備發樞密院舊例以中書主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  
院一而宰相不與中書知謀院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  
院六府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  
前日思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權也  
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慶曆二年七月

侍郎平章事口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  
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  
當悉歸中書樞密非百官自然未欲優發故止今中書同議樞密院  
事及張方平請發樞密院上乃追用富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

事而得象兼使加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曆之五年  
慶曆五年從賈昌朝陳執中之建紹興間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  
言罷兼樞密以邊事專故也

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建炎四年六月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院  
本朝沿五代分爲兩府兵道付於樞密比年又置樞密使是  
相不兼樞密蓋自此始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興之日  
年而後兼蓋自此始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興之日  
趙鼎秦檜亦以左僕射兼樞密使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

之二十六年紹興二十六年詔曰比緣軍與令宰相兼樞  
慶曆紹興兼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密院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  
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

簡自許州召還除平章門下事兼判樞密院時范仲淹亦召還  
二人歡然相約戮力平賊范公出陝西未幾元昊請和復還張  
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猷僅以身免  
而北虜始懼矣名臣事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幽  
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雍熙二年

賀令圖等相繼上言取幽薊上始有意北伐曹彬等爲虜所擄我  
師大敗趙普手疏諫曰蠢茲德薄誠非我敵自古帝王置之度外  
兵上獨與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

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康定初時沙白喻

謂湖南富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

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達脩堡柵密院詰之而

中書褒詔勝達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 祖宗舊制歟

初勝達道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請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東郭達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令下願救大臣凡戰守議同而後下 神宗善之

### 宰相臺諫

秉鈞當軸宅揆代工坐廟堂而進退百官此宰相之職烏府深嚴

豸冠威肅振紀綱而警風采此臺諫之職噫孰謂天子耳目之官

尤重於股肱之任歟何者廊廟之謀謨未必盡合於事情賢否之

升黜未必盡愜於公論况權門一登炙手可熱相府潭潭趨者如

市使非白簡霜飛之嚴何以動其警畏之心哉然敢於論人主之

過而不敢於忤權臣之意敢於陳宮闈之非而不敢於指廟堂之

失苟不獎其勁直之節借其容納之意則孰肯盡言耶且霍光廢

立權在掌握雖宣帝亦敬之嚴延年以侍御史之微劾奏其罪而

朝廷肅然起敬嚴延年傳宣帝時為侍御史帝初即位劾奏霍光

見傳王鳳竊柄根據中外雖成帝亦憚之劉向以大夫之卑公陳

其咎而權貴為之縮頸劉向傳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賜平侯

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震霆一驚聽者掩耳威望若此

廟堂其不警乎李義府取媚昭儀擅殺六品高宗且不問其枉法

之罪王義方一為侍御對仗呵叱昌誦彈文之過通鑑高宗紀李

義府為妾大理段芝公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

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相好臣不問侍御史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安母曰若王陵之

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忍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義府

於鞫轍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裴延齡怙

恩老姦舉朝側目德宗方有白麻之拜陽城身為諫官守閣慷慨

卒沮其不相之命裴延齡為忠州別駕初陽城自剄上為諫議大夫

人皆想望風采及至日夜痛飲韓愈作平臣論以諷之城亦不以

屬意及贊等賊上怒未解中外揣恐王仲舒歸登右補闕能以

令天子信用奸臣殺門上疏論延齡奸邪贊等无罪上大怒欲加

唐書 相年論

漢書 諫強 相劾宰

唐書 尤重 相劾宰

仁祖  
之權

仁祖  
之權

仁祖  
之權

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方福武公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嚴霜  
相延陽陽城口院以延延陽陽城口院以延延陽陽城口院以延延陽陽城口院

在望階者毛寒言論若此權要其不懼乎不然黃閣森嚴紫府榮  
耀喬岳峻天魁斗橫漢縉紳不敢言給舍不敢論而任風憲者若

猶首鼠自默仗馬不言則事權不振國勢不立亦豈廟堂之福哉  
嘗觀 國朝宰相臺諫輕重之由矣自御史劾趙中令反以見斥

而臺諫之言輕太相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雷德騫劾奏普  
受賄上怒自諫官論丁謂卒不見聽而臺諫之言沮蘇子田云使

受賄之失而謂之姦邪他日自敗則知人言有益於國家也多矣  
並見至于 仁祖以政事付宰相以公議委臺諫政事之出少有

愆失而公議之誅畧不少貸是故晏殊為政傾身諫官張方平蓋  
指 仁宗時言也子由龍川志云張安道為予言國朝自

以事搖感朝廷故上知為詩賦即利第而不行如尚書事之人不敢  
來士之翻翻者爭論國政長短其始也流調孔道輔范仲淹以才

能為稱首其後屢元獻為政富鄭公參政事多置諫官乃用歐陽  
為賢下以傲誕為高於是私談遂勝而朝廷輕矣予以為張公之

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今出朝廷輕思曩日之重不知大臣恣  
為非橫其害亦不細也蓋朝廷重則不在此誠 富弼為相奉旨

使正人在上幸動皆當下死以議而朝廷重矣 富弼為相奉旨  
臺諫汪輔之亦指仁宗時言也喜祐四年汪輔之

是雖朝廷之勢若輕而議論之權若橫然失在廟堂救在臺諫亦  
不過維持公議而已自今觀之景祐之際丞相呂夷簡也納賂市

恩抗疏力爭夷簡之勅雖峻而仲淹之氣愈厲國朝元祐輔表天聖  
門下平章事至明道二年一月免三年再相景祐四年免仁宗

發郭右夷簡以前罷相然右丞范仲淹言右丞子當發夷簡質其言先  
少連宋祁劉安等皆重其門伏奏斥夷簡納賂市恩罷相判許州

寶元之際執政王隨陳堯佐也不才多私極口深詆韓琦之章屢  
上而王隨之黨隨罷寶元元年二月平章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

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顯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已  
及四人議政數忿事於中書隨復屬疾堯佐復年高多不事事已

多私凡疏上上於人俱罷 文彥博取媚官闈唐介劾之雖  
介有別駕之除而彥博亦有罷免之命况猶遣使護介乎此見於

皇祐之時也皇祐二年唐介劾文彥博知益州日作問舍灯籠錄  
錫成功遂明宰相昨除張堯佐官徽節度使蓋彥博奸謀迎合之

斤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日彥博宜自省即有不可  
意於上則彥博拜謝不巳梁適斥介介下毀介解益堅上令送臺劾

意於上則彥博拜謝不巳梁適斥介介下毀介解益堅上令送臺劾

意於上則彥博拜謝不巳梁適斥介介下毀介解益堅上令送臺劾

意於上則彥博拜謝不巳梁適斥介介下毀介解益堅上令送臺劾

亦在  
優容  
之  
臣  
性  
不  
甚  
謙  
不  
敢  
性  
推  
臣

介彥博言曰事也愿不加罪不許上怒不可則羣臣莫敢  
諫右正言宗正寺卿道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直言帝王盛德也必望  
於賢之士幸止復言責介太重改英州別駕復取封奏以入遣中  
使護送介至英州日戒必全之既令道死彥博罷為吏部尚書觀  
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梁適求援闈寺馬遵彈之雖遵有補外之行而適終負  
去位之愆况上又知清議弗平乎至和元年七月平章梁適能先  
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奸

邪貪黷任情徇私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馬遵等皆出補守俸適  
之得政中官有力焉及適等極言其過左右或言御史倉拾宰相  
自今誰敢此見於至和之時也劉沆挾私趙抃力沮劉沆在相時  
當其任者抃出沆師道其趙抃張鼎言沆  
挾私出沆師道其趙抃張鼎言沆  
執中剛復蔡襄面斥蔡襄言執中  
剛復不才不

河此甚者富鄭公一代名臣初年拜麻士夫相賀且不免韓絳之  
議則清議凜凜於朝廷之上誠可畏也嘉祐六年歐陽脩言景祥  
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

其害必有甚則臺諫不惟有益於人國其於相業亦不為無助見  
自議者以私說日勝輕議臺諫而風采言論非復前日之舊見上  
龍川志妄行新法此宰相之過也臺諫爭之宜矣而反補外焉熙寧  
二年

論之當矣而反左迂焉見上嗚呼諫官御史敢攻人主不忤權臣傳  
公此言誠有激而云也元祐二年御史張舜民因論邊事言文彥  
博言彥博中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如舜民吾觀  
者宜且被擢賞而反蒙發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博竟俞傳

後來之事則知仁祖之為國慮豈不仁哉雖然仁宗盛時臺諫  
所以敢言者雖曰人主崇獎之誠亦大臣優容之公夷簡非仲淹  
所斥乎夷簡復相且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此言豈易發耶康  
定元年范仲淹復舊職會夷簡復入朝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  
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安撫使仲淹  
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相公乃彥博非唐介所攻乎彥博復  
相乃曰召臣未召唐介臣不敢行此言豈易得耶元豐中唐介留  
子義問元運判路公謂義問曰仁宗時先參政為臺諫以言其  
謫官其亦罷相未幾復召還相位其仁宗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  
其言未召唐某臣不敢行通判潭州尋至大用之二君子者其真古大臣用心

歎愚觀祖徠之頌蔡襄之詩因三味三嘆於慶曆宰相臺諫云石  
作聖德詩誦慶曆諸賢如衡嶽朝仲淹脩請得蒙哀矜素蔡  
表作諫官詩云御筆所命三諫官紛然朝野尺祖歡素脩請三諫

官

參政

黃樞貳職侍講金華紫府弘真參謀玉鉉陳希烈是職也豈非師

尹之副歟按漢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則今參貳之意也漢百官

中大夫秦官位上卿按唐表參預參議得管朝政則今參貳之名

也唐宰相表魏証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夫惟貳於相職則小大相通

長貳合議盡推車協力之忠效同舟共濟之義相曰可參曰不可

參曰然相曰不然則天下無不舉之事矣嘗觀宣帝之任御史大

夫也本始地節四五年間丞相韋賢御史大夫魏相也是為長寬

而貳嚴地節神爵八九年間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是為長

嚴而貳寬神爵五鳳三四年間丞相丙吉御史大夫蕭望之也是

為長寬而貳嚴並漢百同異相濟寬嚴相用不過適中而已此所

以成中興之績又嘗觀太宗之任參預等官也正觀三年房元齡

為尚書左僕射魏証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元齡謂創業為難證謂

守文為難故彼此異議而不嫌房元齡傳帝問創業守文孰難元

帝曰元齡從我安天下見守文為不難則正觀四年元齡尚為僕射蕭瑀

以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蕭瑀偏駁則元齡裁正元齡過失則蕭瑀

痛劾故議論相規而不怒此所以成造業之功蕭瑀傳正觀四年

御中大夫參預朝政瑀意或偏駁不通向法深房元齡然漢之御

史大夫不副丞相皆有覲覲謀陷之心杜佑通典漢御史大夫不

之唐之參議參預名曰副貳實無異宰相之任杜佑通典漢御史大夫不

然則名實相副長貳協濟者其惟 國朝乎 國初相權太重擇

官為副倣唐參知參議之名而立參知政事之官遂命薛居正呂

餘慶為之時 乾德二年因陶穀之言也陶穀曰宰相已相趙普畏其

專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於陶谷問曰下丞相一等有向何官

有押班知印之命初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上公之就

制不升政事堂自咸平中宰相呂端與寇準同事於是得有得升都

堂之例至道元年詔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

堂先道元年是呂端寇準並為諫諍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相而

漢宣之參相濟

唐太之參相正

國初之參相政

規之參相

歡之參相

協之參相

非之參相

行相之參相

準尚參政端慮不平日言兄餘慶任至元豐以門下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為參知政事之職至建炎罷左右丞而門下中書侍  
郎即為參知政事之名此事權輕重制度沿革之由也元豐官制

有建議之失則為相者廷爭力辨不曰侵官此非古者相規之意  
歟故景德魏州之守此時蓋無方畧可展中書來公以一言勉參  
政欽若則即日就道不敢辭難東軒筆錄真宗之次澶淵也語來

淹除參政行邊二公相歡戮力平賊卒能受元昊之款者伊誰之  
功范仲淹神道碑曰公復相公亦再起彼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

不恤朋黨之禍言行元祐四年純仁為僕射王存除左丞竄逐蔡  
確合力固爭而不顧罷黜之命名臣事紀王此數公相協之効然

也至所見或異所議不同則互相正救不敢為苟同之習是故范  
公焚書之事參政宋庠謂可深罪而呂文靖曰止薄責之是相得

詰其參之非也記聞范文正知延州移書論元昊以利害元昊復

政趙公槩難之是參得難其相之行也聞見錄有入內都知王守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名臣事紀實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謂少緩則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責新州團練使安置取空頭救贖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

中變矣

司馬溫公等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救贖一道參政歐陽脩已

發言矣夫參政趙公槩難之是參得難其相之行也

自南論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立庭下數日波乘當死

責新州團練使安置取空頭救贖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

謂少緩則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門能使上意曉然者劉之力也

蒲宗孟尚書之命三省

六曹吏額之議呂丞相則置房都省劉門下則錄黃過

中變矣

書丁  
呂以  
勢附  
叛

則奏除蘇執政則力爭不可能使朝廷稍安者蘇之言也名臣事  
傳嗚呼一謀議之當則協力胥濟不為築室之疑一舉動之失則  
相規無私不為濟水之同賢矣哉先正用心也若夫丁謂除參乘  
公推轂也親拂相鬚狗苟取媚萊公所宜面責未幾嗾怨忍為下  
石之謀遺事萊公嘗語所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重任公為承  
不勝公性正直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惠卿除參荆公力薦也稍  
至得意反覆陷奔荆公再相於是詔獄忍為彎弓之計何慘耶初  
惠卿為荆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荆公去惠卿遂背之泊荆公弄智  
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禧王古塞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  
練耳甫呂嘉問以資館所消惠卿事交聞其間復為惠卿取意丁  
中語連荆公子雱非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再求罷去噫丁  
呂小人也始之比周以勢利而附後之立異以勢利而叛其視諸  
賢相協相正之風亦少愧哉

三司

嘗觀三司沿革之由矣度支本唐戶部之郎耳自宰相兼判係以  
使名而度支之權始重此其一變也百官志度支郎中自外郎各  
事三月知門下省兼判度支唐宰相兼度支自鹽鐵亦唐戶

部之郎耳自御史分務吏至萬負而鹽鐵之權愈重武陵傳諫  
度支又加使使其務是御史負外郎又於事反不可信此其再  
變也接于五代鹽鐵度支戶部皆專使額總曰三司而鹽鐵又升

三司  
使  
由  
華  
之

戶部度支之上此其三變也鹽鐵戶部度支在唐五代皆專使額  
他官三變而為三司而所謂三司使者乃其三變之餘爾國朝  
立極五季弊政掃除殆盡而獨一二僅存殆有深意焉蓋我朝以

三司  
自  
吏  
之  
多

宰相主民樞府主兵三司主財國家大務莫重三者故不得不專  
其職也有正使位亞執政官稱省主有副使位亞待制官稱省副  
外此有判官其負有二資序視轉運有子司其負有六資序視提

刑通稱曰省判吏負之多寡然也國朝以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

朝未嘗預焉一婦三司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應四方貢賦之入  
自為計相官稱省王其恩數與祿與參樞均鹽鐵度支戶部本唐  
五代皆專使額皇朝方乃設副使以三司使總之位亞待制乃稱  
省副使恩數同大御監逐司各置判官二負號三司監鈔判官三同  
度支戶部判官以佐副使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負謂  
之判官同提刑資序各主一司諸開拆同勾覆磨勘同兼憑由謂  
案兼刑案修造案河渠案各一司諸開拆同勾覆磨勘同兼憑由謂  
折同或衙司公事之類以專職也乃通稱省判在太平興國則

三司  
官職  
之分  
合  
三司  
長貳  
之選  
用

三司  
統邦  
出財所

三司  
統邦  
入財所

分而為三太平興國八年始分三司為戶部使雍熙三年詔一司錢穀公事自今並頂計定合行在淳化則合而為一淳化四年五月

又咸平命寇準之充復有一使之置咸平六年先是官職之分

合然也曰長若屬皆不輕授蔡文忠之在仁廟進士第一欲擢政

府先除正使呂申公之在英廟館閣有聲欲實禁從先除判官長

貳之選用然也蔡龍圖官制祖宗舊制選除執政侍從必先選歷使權拜起居舍人知制誥乃至翰林李士權御史中丞承明肅

代所能鬻鬻萬一哉夫夏官之曹案秋官之磨勘衙司冬官之修

造河渠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皆所不與我朝悉屬三司故造作

軍器屬之曹案土木之役屬之修造河防之役屬之河渠國家財

用之出無大於三者而今皆得總焉均節制度檢柅耗蠹而不為

他司之所用此財之所出者三司得統之矣蔡官制唐地官設要

自唐五代以來而地官未必盡與我朝盡歸三司故漕司督集

財賦之權三司制之內庭分貯羨餘之財三司亦領之國家財用

之入無大於二者而今皆得總焉公私通融內外統一而不為他

司之所分此財之所入者三司得統之矣蔡官制本朝分路設備

熙寧變新法而三司之職已壞自元豐改官制而三司之權盡失

王明為始

淳化四年五月

咸平六年

仁廟進士

李士權

御史中丞

承明

肅

磨勘

衙司

冬官

修造

河防

河渠

國家財



今戶部乃昔三司當如寇陳及其任

盈溢侈心易生而三司不得防外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之資皆

號朝廷封樁內則歲課上供之數皆別創庫藏貯而三司並不相

閔故漕司之趣辦而不隸三司之勸沮內庭之積貯而不關三司

之參攷向之三司皆總財之所入者安在哉此蔡龍圖歎其熙寧

變法三司無權勸沮漕司無案關防用度者此也蔡官制自熙寧

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悅廟堂要重賞而取美官非若三司牙此權

以動入則漕臣亦不敢橫斂也邦計所入有常可絕人主之奢費

安石乃置房前藉於御前不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

率皆盈富至崇寧後蔡京自寫制札作樂性在靈國勤以奢廣而

又官戶各專局應奉及儀巧繕修與夫除戎器修何患凡此之類

皆不先關戶部非若三司有專案以關防也同上又安石為相與

戶部分權戶部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

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方元豐之改制也

數尺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

三司之胥案為軍器監而繕治械仗之費戶部不得聞三司之修

造案為將作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戶部不得考三司之磨勘歸於

比部並隸刑曹鈎考戶部皆不得知故他司辦事為效而不恤財

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向之三司得攷財之

所出者安在哉此司馬公言其改官制以來五曹得以自專而戶

部不能制者此也南憲紀談嘉祐中大水取三司河渠案置都水

案之事歸之將作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一事

而已元祐中歸子由為戶部侍郎請都水將作軍器二監皆隸戶

部凡三監有所為戶部定其率之當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

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之按唐度支使杜佑奏營繕

婦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府計司兼領他職自唐已

然不得云出於祖宗之意凡子由所議者皆佑之湮正也豈時後

事異固不聞耶又溫公言戶部尚書三司使也而左曹隸尚書右

曹不隸尚書矣天下之財分而為二既專主之者誰為國家愛惜

乎又云自改官制以來置尚書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將舊

三司所掌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同

侍郎即昔之副使也郎中負外郎昔之判官子司也國初因仍五

代第為權宜之舉今之復唐舊制正為經久之謀豈得以罷三司

歸戶部為非古哉第事權之分合利源之通塞如何耳使其能久

其任有如陳晉公之為三司十有八年號真瑤鐵萊公之在三司

前後事件類為方冊何患事之不舉陳晉公為三司使十八年精

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以晉公為集賢學士萊公檢尋晉公前後

事件類為方冊及所至榜示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自是計相既

不備其舊費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

而晉公規模漸重向之榜示亦除削矣

使禁中有取覆奏罷之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取

當如  
鄭張  
事

朝廷有也臣王堯臣之為使闈寺橫斂輒奏止之何患其弊之不  
為陛下惜乎  
慶曆三年四月王堯佐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  
言於上曰今日國事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  
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下聞五月入內都知張永初建議請收  
氏房錢七之二以給軍費事下有司堯臣持不可因上言曰此衰  
世事唐德宗所以餓朱泚之亂者蓋錢副使堯臣能專其事有如鄭  
維思求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請議乃定  
戩居省半載而得羨錢四百萬緡復轉運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  
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張方平主計未替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何患其用  
之不豐嘉祐九年八月張方平為三司使遂書漕運十四策宰相  
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答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  
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損益必以公奏為本其後未替年京  
師有五年之蓄不然亦徒動元祐諸賢拳拳之請也  
子由奏見上

侍從

昔歐陽脩進言曰侍從之臣論思為職嘉祐三年三月歐陽脩言  
所以承問宴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為職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  
苟非清德美行蕩然衆寡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議是  
以選用至艱負數至少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為榮宰相父望  
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而後用人頗易負數漸少今自觀文殿六  
李士至待制范純仁抗疏曰侍從之官是宜論思熙寧二年四月  
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矣古九卿之職是宜論思范純  
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侍從官矣古九卿之職是宜論思范純  
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加考校或有時政得失惟能退有後言外  
之不敷雖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日闕失並須論列有所上章  
疏付政府銓定量加嗟夫佩持荷橐對立松楸承清燕之雍容親  
賞罰上焉安石為然嗟夫佩持荷橐對立松楸承清燕之雍容親  
龍光之密勿莫親於侍臣之職固也然潤色典故主判司存謀議  
政事參決疑難孰非侍臣責也二公者置而不言一則曰論思二  
則曰論思何耶我知之矣夫人主深宮退處之時侍左右者雜薰  
腐便嬖之習悅耳目者多綺羅妖冶之色使王所皆州居而誰與  
為不善無人於穆公之責則退而寒之者至膺是選者其可不以  
正球君心切劘聖德為己任哉昔漢之侍中大夫非侍從之選乎  
出入禁闈掌直承明謀議卜論中外相應似也夫何俳優不根之  
論莫能勝義理之文詞賦虛誕之作不過狀陸離之景卒使神仙  
之心方啓而征伐之志益銳者司馬相如嚴助東方朔之流不能  
論思之失也嚴助傳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  
時征伐四夷朝廷多事上令助等與大臣卜論中外相應以義理  
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  
如嚴助傳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  
上類俳優之類唐之學士待制非侍從之職乎晨趨青瑣夕宿  
嚴衛上備顧問次典議論似也夫何應制搗碎者李第為靡麗之

侍從  
職在  
論思

僅侍  
從不  
能論  
思

僅侍  
從不  
知論  
思

嚴衛上備顧問次典議論似也夫何應制搗碎者李第為靡麗之

重朝  
貴望  
之意

正  
公  
數  
其  
取

文賦詩估酒者張殊失操修之行卒使黎園之樂汨亂聰明沉香  
之章轉移心術者李白張洎之流不能論思之過也本國朝責  
任之意蓋與漢唐異矣王駿之為待制忤意季良杜衍之為待制

不誌薛顏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天聖九年閏十月王駿杜  
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茶塩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  
方用事有司或忤其意駭獨不可曰古民競利豈國體耶他日  
薛顏死其家屬物為墓誌衍却之及在三司因奏事上謂衍口薛  
顏有醜行卿不與楊億之為翰林揮翰如飛陳彭年之為翰林詞  
筆優長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楊億真宗朝為翰林李士揮

學士不奉權貴可以言侍臣之任乎曰未也天聖六年以李士  
越上修景德寺記曰參政可得也齊不崇勳議於太后命齊出  
又天禧二年丁謂復相召李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乃口  
吳殊殊遇筠側面吾觀熙寧之詔曰侍從自今視朕過失極言無  
隱熙寧因范純仁之請乃詔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各道又而弗言亦  
為不恭將用此考察在位所又觀淳熙之詔曰侍從自後事有過  
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

舉盡忠極言淳熙八年八月壬子召侍從官王希以下頒示御札  
或求對或入奏務在當理而後已嗚呼聖朝責望之意蓋如此縉  
紳其可不以是自勉歟是故司馬溫公之除翰林也脩心之諫首  
論仁勇治國之諫歷陳賞罰溫公獻納之意切矣觀其不拜樞密

之言曰臣為侍從於天下事無不言者可見也溫公行狀神宗即  
士公上疏論脩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勇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  
信賞曰必罰其誠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六言獻仁宗其  
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餘見言行錄公拜樞密副使上章力諫  
至六七日曰能罷置脩例同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上遣人謂樞  
密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范文正公之除待制也百官之圖不

忘時宰四論之獻極指弊政范公論諫之意厚矣觀其諷丞相之  
言曰論思侍臣之職予敢不勉可知也景祐元年從蘇州為天章  
愈亟宰相使人誅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侍臣  
職也余敢不勉景祐六年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其門仲淹上言  
官畜吏簡不悅又為四論以獻一日帝王好尚二日選賢任能三  
日近名四日推委大臣議指時政夷簡大怒以仲淹語下於帝前

此以規其君何忠也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李昉誦曰居  
居從臣詠此以諷其君何直也高宗時蔡崇言歐陽脩立朝以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李昉之為侍臣誦

之居從臣詠此以諷其君何直也高宗時蔡崇言歐陽脩立朝以  
此以規其君何忠也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李昉誦曰居  
居從臣詠此以諷其君何直也高宗時蔡崇言歐陽脩立朝以

門戶被除所視之辭異時作者不過頌德歌福而已至隋乃中舍  
 規諷嘗讀脩之詞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折  
 也其有曰玉璫經年不游幸上林不然寵亞四輔報同庶僚寧不愧  
 花好莫爭開戒上以節濫遊也

**熙寧諫官之言乎**見抑又論之箴規闕失縉紳責也契借風采廟  
 堂責也蔡襄直臣有補時政多矣一為至和權臣中傷甘心請外  
 以求避至和二年六月趙抃言天子南面之尊左右前後須得正  
 以裨益有大急難可以謀議有大禮法可以贊正其去范希文賢者  
 蓋論察襄只奎等請外以避權要中傷不當所其去

有裨君德多矣景祐大臣且戒其侍臣非口舌之任見殆何啻欲  
 書掣肘乎此愚又拳拳於廟堂之責

兩制

天子私人世以為貴榮矣哉鑿坡之選也五代職官志選用益重  
 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  
 私人入院宰相判官世所推重榮矣哉鳳閣之選也書舍人前  
 歲遂知制誥宰相然嘗究設官之源流矣承明直廬侍中為文是  
 判官宜可亭也

西都制誥第以侍中掌之漢職助承明之廬補外郎  
 召扁侍中復使為文本傳明光奏事  
 尚書為誥是東都誥令但以尚書郎職之通典注漢尚書郎直宿  
 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  
 筆為誥出是時翰學中舍尚未置負至魏設中舍之官南朝以

至五上論右二

來相仍不改出則宣命入則參決於是有中書舍人之職通典魏  
 通事舍人東晉省宋初復置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閣內出宣命命  
 凡有陳奏則舍人持入參決於中梁用人殊簡以才能不限資地  
 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日中書舍人置六員至唐立學士之  
 職通事自太宗時召名儒李士章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  
 職號通事舍人李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執卷應和文章  
 翰林以勅物文誥悉由中書多雍雍始還朝官有詞藝李識者入居  
 翰林以勅物文誥悉由中書多雍雍始還朝官有詞藝李識者入居  
 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馬殿之西隋上所在翰林院之南俾掌內  
 此制度沿革之由也嗟夫發揮白麻稱曰內相見典掌紫泥號為  
 一佛神宗重內外制之任嘗謂左右曰謂臣之選古今所重朕誠  
 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相相負以謂一佛出世

古今清華之選若非德望隆重才猷穎拔其何以稱是職哉正諫  
 自任閹宦知懼李絳為翰林李士章夜以正草詔一下士卒感泣  
 陸贄為李士從幸奉天固無愧於翰學之任然駢鯨之怪孟浪不  
 下詔山東上李士感位

檢宣不為謫仙之累唐李白為翰林李士帝愛其才解事舍  
 後厚游四方於米石騎鯨捉月而死固無慊於  
 人明練事機齊薛稷事舍人文場元帥獨擅聲價張九  
 時號解事舍人固無慊於  
 中舍之除然集蠅之揮輕鄙見斥豈不為元稹之辱若人也其有

祖宗之選

兩制之文

兩制之恩

負寵任之意多矣憲宗用元慎知制誥朝論部之會同寮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障

內制之職而他官帶知制誥者為外制之職若不帶知制誥者乃真為官不復帶知制誥之銜然國朝所選兩制名儒彬彬實異於唐且

畢士安之與張洎均之為才士也我太宗之選翰林用士安而不用洎以士安有德行而洎特有文之士爾太宗以洎士安為翰林

宗之選知制誥用億而不用詢以億望實素著而詢特險薄之人爾咸平四年三月禮部郎中薛映真外梁鼎左司諫楊億並

取也乾道二年上謂宰相曰此門深嚴非可輕任寧用竇儀而不用杜韓蓋酣酒無

曾肇肇蓋操履偏訛也元祐元年十一月曾肇為中書舍人王岩

居林希有文處以中書可矣然諂附無恥則斥之而不容元祐元年

為貴耶抑以職位為榮耶否則以踐履操守為重也且文章典雅

有二代風張方平在翰林上三札美之日風文詞醇深有西漢風

文藻之粹詞翰之奇未可為兩制之盛四字寵名御筆親書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飛白玉堂

製李士揚億在假御筆七言何寵也王呂父子俱掌紫誥

宋宣徽公敏求蘇儀韓曾兄弟親草黃麻本朝弟章兄制推韓

內制  
諸公  
守操

外制  
諸公  
守節

論禁何資也然恩禮之寵家世之貴未可為兩制之重切嘗求翰

學之榮矣冊妃之命所當從也而宋祁不肯草宋景文初入翰林

冊禮而祁以詩進如怒於地冊后之命所當奉也而楊億不肯

草真宗議冊皇后上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曰大年勉為此

丁謂再相之麻筠不奉詔謂復相乃召李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

有所宗勳召提之記齊不進南府聖六年以翰林李士宗齊記曰

不從迫於權貴而不徇其操守何如哉非榮乎又嘗求中舍之榮

矣丁謂除參中書告以降麻舍人反以草制雖拂權勢不恤也謂

相力請命詞舍人力請用麻雖拂廟堂不顧也舊制執政罷政攝

命創例封還德初舍人主行文書封還詞頭者蓋官制因

繳駁四朝國史李定以資淺入臺宋敏求蘇頌相繼封夫外制中

舍之任也今抗大臣而不奉任衆然而不從其節槩何如哉非榮

乎故曰錫宴賡諫不足為蘇翰林賀而忠孝一生心之詠君子以

為賀也太宗蘇易簡為翰林錫宴賦詩太宗詩曰君揮翰如飛不

足為揚制誥喜而願秉忠清節之詩君子以為喜也真宗朝知

誥又歸田錄六年揮翰如飛文不加點又嘗試中書

詩云終事忠情節終身立聖朝宰相表賀云云

新筵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二

後集



